

荔枝情

◎物业公司/徐小凤

妹妹出现在出站口的一瞬间，我被吓了一大跳。整个人又黑又瘦，十足的非洲难民，妹妹嘴倒快，一把“机关枪”扫过来：“认不出来了吧？十多斤的肉都让数学公式、英语单词消化了，现在别问我高考的情况，我只想痛痛快快地玩几天。”我冲她一笑，问道：“爸妈身体可好？家里一切可好？”妹妹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说：“都好！就是念叨你这个没良心的闺女，多久没有回家了。今年咱家的荔枝又大丰收，特意让我给你送荔枝吃。”我伸手接过，记忆中那颗荔枝树在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小时候，每当炎炎夏日，人们对就在头顶上燃烧的大火球又惊又怕，荔枝树荫便成了我们的天堂，荔枝树形成的阴影仿佛一个魔圈，紧紧地套着我们。让整日里把我们捧在手心的母亲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放开我们，让我们尽情地嬉戏。眼看着荔枝的颜色由翠绿变成黄色，不断加深，慢慢变红，嘴馋手痒的我们忍不住再一次对已经变成玛瑙般的宝贝伸出手去，母亲总在关键时刻出现，晃着那根让我们望而生畏的竹鞭，威严地制止我们，理由是荔枝还没有成熟，吃了容易上火。我们虽然不甘心放开已到嘴边的荔枝，却也不敢和母亲手中的那根让我们胆战心惊的鞭子对抗。机灵的弟弟总在放开成串的荔枝时假装一不留神，用力一拉，数颗红彤彤的宝贝便脱枝而出，落在树下，大家一哄而上，争抢起这来之不易的珍品，母亲故作嗔怒地扬起鞭子，弟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母亲哭笑不得：“还没碰到你，你哭个什么劲。”弟弟委屈地嚷道：“妈妈，他们把荔枝全抢了，一个也不给我。”母亲被弟弟滑稽的馋相逗得扑哧一笑，伸手摘了两颗塞在弟弟手中，弟弟才破涕为笑。



荔枝一颗接一颗地熟了，满树的通红让人垂涎欲滴，母亲迟迟未下“采摘令”，我们便天天呆在树下，昂着头，盼望着有一颗能掉到我们的嘴里，愿望始终没有实现。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却发现一树的荔枝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们大声哭喊着告诉母亲，母亲边安慰我们，边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一小筐荔枝，里面歪歪扭扭地躺着数十颗荔枝队伍中的“老、弱、病、残”。

母亲说：“今秋你们姐弟三都要上学了，你爸把荔枝摘了挑到镇上去卖，换几个钱好给你们攒点学费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便跟着弟弟哄抢着荔枝，母亲则慈爱地剥开一颗，掰一小块喂进妹妹嘴里。我天真地问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吃荔枝？”“妈妈不喜欢吃荔枝，你们吃。”

荔枝树年复一年的开花结果，一如勤劳得不知疲乏的母亲，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果实，适时地为我们的家补贴一份经济来源，我们在荔枝树下悄然长大，无情的岁月却把母亲的双手磨得跟荔枝树皮般粗糙，几条细细的皱纹也不知何时悄悄爬上母亲的眼角。

后来，我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妹妹上小学三年级那年，父亲高兴地宣布：“今年的荔枝‘内部消化’，叫上邻居们，我们一起尝尝鲜。”我们高兴得跳起来。摘荔枝的那天，仿佛是全家人的盛大节日，尽管母亲一再吩咐，荔枝性燥，不可多吃。我们还是放开肚皮吃，顽皮的弟弟干脆兜着满怀荔枝，躺在枝丫上狼吞虎咽起来，邻居们也一起坐在树下边吃边聊。我惊奇地发现母亲也剥开一颗荔枝，放进嘴里，细细地嚼起来，那表情似乎在品尝一颗可以长生不老的人参果。我终于明白母亲这些年“不喜欢”吃荔枝的真正原因。我在整筐荔枝中挑了一颗最好的，朝母亲走过去，轻轻剥开，送到母亲嘴边，母亲甜甜地笑了，如同嘴里那颗荔枝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妹妹使劲地把我摇回现实，我摘下眼镜，用手轻轻拭去眼角两颗让我视线变得模糊的液体，认真地对妹妹说：“过几天，我跟你一块回家，给咱妈剥颗荔枝，也给那棵荔枝施点肥。”

